



粮食列传

## 高粱拾遗(一)

李耀岗

一苗高粱，根正苗红、浓眉大眼，鼻直口阔、红且高大。因为“高”，世称“高粱”，因为“红”，又称“红高粱”。

江南词人，江上摇舟，浇酒调笙，吟了几句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人皆叹服词雨才卓。我二大爷，脚插黄土，勤耕一世，不会吟诗，只会点锅旱烟向远处搭看，悄念两声“红了高粱，黄了麦子”，无人知晓，有我知道就够了。晋南，麦子黄在夏时，高粱红在秋时，一夏一秋，一年过去了，一黄一红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

秋风渐起，高粱穗子已红了很久。基因里的“红”，终是要红到骨子里的。

高粱的红，是暗红、绛红色的红，红透了的红，是像我二大爷脸上晒黑了的黑红。吃过海鲜的人，知道虾蟹加热后，壳子红得鲜艳；海象出水皮肤变得通红，有人喝高了面红耳赤。在粮界，唯一与花儿一样，以“红了”为成熟标志的，只有高粱。高粱红后，连带高粱秆也开始变红，包裹秸秆的叶皮也像浸了血，斑斑点点，眉眼泛红，像从此立了风骨，平地起了风韵。高粱面却是真的白，雪白雪白的白，似玉，热水一扑，竟然就变成了绛红色，像喝透了高粱酒的红脸汉子。等到高粱面再蒸上笼屉，出锅后，颜色愈发红润，紫红紫红的，泛着黝深的暖色，像口头底下扶犁的我二大爷。

山西，产高粱。山西人，吃高粱轻车熟路。

晋南除外，这儿产麦，高粱始终成不了气候，顶多算是一种补缀，当作麦罢回茬的一料养地的秋物。当年，高粱面馍我可能也吃过的，总是尝过几口吧，记忆不深，印象深刻的是同学中有家境贫寒者，带了高粱面馍来上学，紫红色的一疙瘩，冬天啃不动，就用写字的铁板子砍，一板子砍下去，森森的一道白印子，像剖一块紫玉的籽料。高粱面馍，口感差，食之粗糙，少有粮食咀嚼后回味的香味。吃惯麦面的晋南人，断是忍受不了高粱给的脸色，但饿极时能有什么办法，毕竟是粮食！看吃馍人在嘴里囫圇嚼几口咽下，自己嗓子眼里也像生出粗粝的摩擦，刮得直伸脖颈。据说，农业合作社后期，社员口粮由“够不够，三百六”，一步步退坡到每人每年“二百八”时，吃不够、不够吃，已经稀松平常。那时，巷子里能吃的壮汉们无不饿得眼放青光前胸贴后背，家里成天张罗着借粮余粮换粮，缸里仅有的麦子都换成数量更多的高粱，才能勉强多填点肚子。因之，三年困难时期，高粱被尊为“救命之谷”。晚上，大队高音喇叭唱两嗓子“嗨啦啦啦啦，嗨啦啦啦啦，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”之后，广播通知社员同志晚饭后到大队开会。有人就改了词唱：嗨啦啦啦啦，嗨啦啦啦啦，天空飘彩霞呀，高粱没法吃呀……

高粱不好吃不能只怨高粱，也怨人们没有摸准高粱的脾性和软肋。

位于平遥古城东南18公里的六河村，像是一条长河，南与宝塔山峰相靠，北与龙胜村庄相接，东与黄仓隔山互邻，西则悠然淌着清水河，与河西凹、梅槐头平行相望。

这条“河”默默流淌了千年之后，泛起了绿色的清波，以原生之美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，显得如此特别。

六河像一条河，傍着山，山是它的眉眼，山势起伏，眉眼便如画。山原先冷瘦、枯寂，梯田勾勒之后，青绿相间。白色育林板培植着山桃、山杏，憧憬着富庶之梦。荒山成林，枣林、杏林、槐树林、苹果林，各美其美；啄木鸟、红嘴山鸦，野兔、野猪等生灵隐没其中，尽享禽鸟之乐。

六河像一条河，倚着沟，沟是它的身躯。沟壑纵深，身躯便节节递进，姿势曼妙。入村的水泥路，石头砌着石头，砌出了农家游的风味；村中的步游道，山花野草相陪，别有野趣；村子的外环线，乔木在砖石围成的方块之地安了家，很是别致。再者，十年磨一沟，六河人坚持不懈、持



赵 静 文/摄

之以恒地重塑了村庄的身躯——枣沟苑。往昔的垃圾沟，因地制宜开发之后，变成了层层叠叠的美景。

地势绵延，可用石阶问路，沿阶可见渠道分明的水流自在循环，歪脖子枣树，结了果实，咧开嘴憨憨地笑，全不怕惊扰了开得正酣的月季花；走累了，就坐在精巧的石椅上歇歇脚、解解乏，身边站着矮矮的灌木，低眉敛眼地不说话，与质朴的山乡心有灵犀地相互渗透，终成一体。

六河像一条河，新建的瞭望塔是它翘起的尾巴。拾级而上，108级台

阶通向古院落、古戏台、古寺庙。庙宇外观修缮得宜，修复了窗格，又用青色砖石修整了破损，新旧和谐，不突兀，也不生分。散落在各处的窑洞，原始风味十足，有的还存有木刻砖雕、匾额对联、五脊六兽等遗迹。

继续拾级而上，登上18米高的瞭望塔，俯瞰下去，砖石砌成的八卦迷宫，尽现真颜，六河村的全貌也可尽收眼底，山青林绿，沟壑纵横，小窑小洞，形态各异，缀在其中，似一幅写意的油墨画卷；清风徐徐，“河身”涌动，大“河”生出“河汉”，“河汉”弯弯绕绕，沿着“河段”中的景观长廊游走，读尽风光秀丽、自然趣成之后，又重新汇入了大“河”。

六河就是一条“河”，这条“河”孕育了农耕文明，旧石磨、旧石碾、旧扇车，安歇在民俗展览馆里；这条“河”哺育了红色文化，1943年，平遥县抗日政府曾移驻此地；这条“河”在变迁中最终淌出了绿色生态的血液，复活和滋养了古村土韵的魂魄。



画说三晋 46

## 平遥慈胜寺

萧 刚 文钢笔画

平遥慈胜寺是我手绘完成的第十七处平遥国保古建，在此期间得到同道好友的大力支持，让我有做功课的空间与时间。对待这些珍宝，不能草率，表象之下需要的储备很多，尽力为之少留遗憾。

平遥慈胜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位于晋中市平遥县襄垣乡襄垣村，占地面积7041平方米。据清光绪《平遥县志》载，元至正年重修。庙碑记载，重修于元至顺三年（1332），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重修禅院。慈

胜寺坐北朝南，两进院落布局，现存正殿、东西配殿、西小殿、东西禅院正房、西禅院东西厢房、戏台等建筑。正殿为明代遗构，面宽三间，进深六椽，单檐悬山顶，殿内梁架彩画保存尚好，壁画大部分为白灰覆盖。戏台在山门南40米处，坐南向北，西禅院现存正房窑洞3孔带前廊，东西厢房各5间。东禅院现存正房5间。寺院内还有元代、清代维修碑各一通，古柏4株。

平遥慈胜寺格局基本完整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## 传记

他在《太行路》一诗中，以夫妻困境作喻，道出了君臣关系之险：

不独人间夫与妻，近代君臣亦如此。君不见左纳言，右纳史，朝承恩，暮赐死。

此言已经十分惊悚了。但是白居易依然如故，他以《骊宫高》继续讽喻宪宗，指出皇帝游幸一方，挥霍浪费极大，“中人之产数百家，未足充君一日费”，一人纵欲，百姓承当，情何以堪？诗人认为君王纵欲致百姓困穷，与《策林》理念一脉相承：

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，左右颁于方镇，方镇布于州牧，州牧达于县宰，县宰下于乡吏，乡吏传于村胥，然后至于人焉。自君至人，等级若是，所求既众，所费滋多，

则君取其一，而臣已取其百矣，所谓上开一源，下生百端者也。

《骊宫高》指向更加明确：“君之来兮为一身，君之不来兮为万人。”皇权官僚机构易产生连锁反应，故皇务须收敛慎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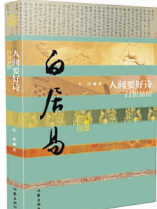
白居易一次次赋诗词、上奏章，内容多与纠正宪宗决策有关，常令宪宗不悦甚至恼怒，总让人为他捏一把汗。如果，仅以诗歌言论行世，皇帝尚且可以容忍，而一旦直接干预重大事务，阻挠皇帝决策，站在了宦官、旧官僚两大集团对立面，问题就会严重起来。

元和四年（809）秋，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叛，朝廷怒而征讨。谁知宪宗居然舍弃贤良将不用，偏要诏命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兵马统帅。这位吐

## 作家出版社

80

赵 瑜 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突承璀时任神策护军两员中尉之一，统辖禁军左翼。该奴从小服侍宪宗起居，虽系宪宗心腹，还是宫中家臣而已。而神策禁军延续到唐，早已变成了宦官集团掌控皇室的实力基础。皇帝为什么要用宦官统军？原因在于深忌勋臣宿将坐大，而宦官则无远大志向，还是奴才。

## 连载

## 希望出版社

80

曾 有 情 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“你知道二十五厘米是多高不就行啦？我一抬腿就能感觉到是不是二十五厘米，这还不够吗？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我能做到；你虽然知道，你却做不到，有什么用？”小扎西针锋相对。

两个人又争执起来。小扎西大声喊：“报告林哨长，赵照不服从你的指示，不让我我指导！”

这话还真管用，操场离林海平的宿舍很近，嗓门大一点他就能听见。赵照只好听从小扎西的口令，服从他的指挥。

回到宿舍，赵照心里的憋屈总算可以发泄出来了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扎西，全哨所我兵龄最短，有时候也确实做得不够好……”

“不是有时候，而是很多时候；不是不够好，而是很不好！”小扎西打断他的话，毫不客气地点了他的“死穴”。

“你……我……”赵照狠狠地指了指小扎西，又指了指自己，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捋顺了语言说：“全哨所我兵龄最短，所有人都可以点拨我，批评我，我认了，谁叫我技不如人呢？可你算哪头蒜？”

小扎西又打断他的话：“刚才你说我算哪根葱，现在又说我说哪头蒜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调味儿的菜呀？”

“你真会往脸上贴金，你算哪盘菜？竟然不顾我的感受，当着林哨长的面给我下口令，还说指导我练习队列。一个连自己年龄都不知道的臭小子，一个连绿裤衩都没穿过的毛孩子，竟然也想指导我练习队列，你没这资格！”赵照气得不轻。

“林哨长说了，要互帮互助，我走得比你，林哨长还指示我对你继续指导。你要不服，你去找林哨长收回命令，我就不指导你了。”小扎西理直气壮地说。赵照更气了，右手摸着额头，直叫唤：“哎哟，我头疼死了。”

## 小说